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## 瓦壶天水菊花茶

□ 丹虹

喝天落水,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已是儿时的记忆了。此前家家户户都有大缸小缸存水,下雨的日子天水从屋顶斜坡的黑瓦间流下,顺着屋檐水槽流入缸中。

天水清澈,通常是用来喝的。平日的汰洗,人们大多到河埠头去。若遇干旱,水缸见底时只能汲井水了。井水那种涩味,不仅味蕾反感,连头发洗了也不顺。

所以,水贵天然。流年哗啦啦,后来我们喝着自来水、纯净水、矿泉水,渐渐忘了天水的滋味。直到今年深秋,我又尝到了从天而降的水,童年的回甘依然真切。

那是在郊外山水边居住的日子,刚好外孙在身边,他三岁多点,爱看系列动画片《超级飞侠》。一天早上,我对正沉浸在虚拟世界中的他说:“外婆准备到田里拔萝卜去了,需要‘超级飞侠’帮助。”他一听立即离开电脑,自己穿衣穿鞋,很有使命感地跟着出门了。

桃花源似的地方,有邻居曾热情相邀:“要吃菜到我家田里去割好了。”不劳而获总觉得难为情,自己尝试过一次现割现炒的“带活灵”的菜后,就没再去过。这次为让小朋友体验农事,我在微信上与邻居打了个招呼。

“让我来,让我来!”田里小孩抢着干,我只得在旁指导,拔了三只萝卜五株青菜,顺带一撮葱。面对自己的劳动成果,他饭也吃得比往日好。餐间,我点着菜与饭,顺口教他念郑板桥的对联:

青菜萝卜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。

上联明明白白,他很快记住了,说下联就结结巴巴,其实主要还是没概念。

第二天下雨,我告诉他,那空中落下来的就叫天水。与其说是为了教小孩,还不如说自己也起了玩兴,晚上锅碗瓢盆洗刷完后,我取出电饭煲内胆,放在露天的小院中。

雨虽小,但经一夜积攒,还真得了一壶水。把水倒入黑色的茶壶里煮沸,拿出上半年青甘线旅游时买的昆仑雪菊,放入杯中冲泡。朵朵黄色的雏菊在水中盛开,香气洋溢。小孩好奇地尝了一口,再让他说一句“瓦壶天水菊花茶”自然不在话下了。

接下来的问题是喝过这一壶茶后,我们两老对天水生根了。哎,那种清冽,纯粹,水质的口感确实不一样。

喝茶是中国人的传统,善

品的人不仅对茶有讲究,对冲泡的水有讲究,对器皿也有讲究。话说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一回,贾母带了刘姥姥等一行人到栊翠庵,妙玉烹茶招待。她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盘,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,给贾母。贾母道:“我不吃六安茶。”妙玉笑道:“知道,这是老君眉。”贾母接了,又问是什么水。妙玉笑回:“是用旧年蠲的雨水。”贾母吃了半盏,便递与刘姥姥喝。

要知道还有比隔年雨水泡茶更为高级的。佛讲众生平等,用宝玉的话来说是世法平等。可是,人能做到吗?妙玉身为修行之人,别说后来连刘姥姥喝过的成窑杯子都嫌弃,就在泡茶时就已因人而异了。她将宝钗和黛玉拉入耳房另泡一壶茶,随之跟去喝所谓“体己茶”的还有宝玉。那时用的茶具自然不一样,杯子名字“稀罕罕类”,个别字我电脑也打不出来。有小字写着什么“晋王恺珍玩”“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”,可见其名贵。

太过奢侈的物,只是看过而已,因为谈不上欲望。少时读“红楼”,倒是对妙玉泡给闺蜜喝的水感兴趣,她说是五年前在玄墓蟠香寺住时,收藏的梅花上的雪水,就这么得了一花盆埋在地下。

我想以后也试试。虽然《红楼梦》如同其描写的太虚幻境,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,但文学作品总是社会生活的反映。开门七件事: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。千百年来,茶作为人们日常生活所需,累积了太多的经验。当时我想用梅花上的雪水泡茶,更多出自一种游戏心理,可惜至今未曾实践。如今返老还童,真又起了这般兴致,而这几年盼落雪几近痴心梦想。

但江南雨水不愁,收集一些怡情雅玩还是可行的。曾看到一个关于野外求生的小视频,除了原始的钻木取火外,要紧的是水资源。搭建房顶引流是个好办法,将竹子对半剖开,正反相合成琉璃瓦似的,就如同以前老房子接水的情形。

心中方案就这样定了,预计工程比儿童搭积木稍大些。在院子看不见的边廊里用竹子造个小屋顶,以后遇下雨的日子,等天空中浮尘被清洗过滤后,放小水缸积存些天水。待心情悠闲时,泡杯菊花茶,间或看看书,写写文章,已是人生好光景了。

## 小松鼠

□ 倪田金

有一天,学生给我送来一只好玩的小动物——松鼠。他说是星期天上山时捉到的。他没有透露详实的细节,让我不敢想象他在山林间捕捉松鼠的惊险。

我端起竹笼里的小松鼠,它有着老鼠一般的尖下巴,薄嘴唇,但目光远比老鼠温柔可爱。它的毛灰色,浓密松软,中间有银白色的线条。学生为了让我对小松鼠有感觉,将它从竹笼里提出,然后交到我手掌上。小松鼠很机灵,一碰到我手心,瞬间就把美丽的长尾巴盘在了身上。我把它捧在手里,感觉像超级舒适的玩具。

学生认定我会喜欢。理由很简单——我从外乡来山里教书,难免有孤独寂寞,小松鼠可以与我做伴。此前,学生来过我寝室,看到过我在寝室里养的花草。又听说我在实验室的玻璃瓶尝试过养溪里的鱼,结果没有成功。学生说,下次让你尝试养小动物。

这次,学生考虑周到,事先让他爷爷帮忙编织了精致的小竹笼。竹笼里除了可以养小松鼠,还可以养鸟。我明白学生的良苦用心。现在,小松鼠通过竹笼的空隙与我随时可以交流。学生说,松鼠很有灵性。但我有预感:松鼠不一定比小鱼好养。

学生教我办法:松鼠饿了,给它喂点面包或花生,它喜欢吃。

看着小松鼠在竹笼里无聊地看我们,我想到应该给小松鼠取个名字。我翻开新华字典。学生说,村里有人给松鼠取名叫“小松”。我听了,差点笑出声来。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名字就叫“小松”。

后来,取名叫“小辉”。因为松鼠灰色的毛,是它的标签,“辉”与“灰”谐音。而且,松鼠是雄性,这名字与它的性别相配。

这天晚上,我侧身睡在床上,第一次与“小辉”面对面。它在对面书桌上,晚上睡觉不用躺下身,坐在竹笼里比我想的安详。夜越来越深,我发现它的眼睛越来越蓝,蓝光一闪一闪的是它们动物的智慧。它的耳朵可以整夜竖立,听觉一定比我们人类灵敏。如果晚上有小偷,“小辉”肯定比我先知先觉。这样一想,我很快安稳地睡了。

一些老师来我寝室欣赏松鼠,他们把“小辉”当成我的室友,除了喜欢,也陪它玩。一位吸烟的老教师,试图让“小辉”吸一口人类发明的烟,却遭到它前爪的抗议。它叽叽咕咕的尖叫声我们听不懂,但大家都捧腹大笑,感觉松鼠的表情与人类很相似。

一位来实习的女老师,我师院的师妹,抱了抱“小辉”,因为喜

欢极了,贴在它脸上亲了一下。不过瘾,想再次亲它时,我提醒了她。我怕“小辉”万一喜欢了师妹,激情之下,它锋利的爪子会误伤师妹漂亮的脸。不料,在我们开玩笑时,“小辉”急了,它竟然尿在了师妹身上的运动衫。

这天中午,校长路过我寝室时,来看“小辉”。他或许是听到了“小辉”尿了实习女老师的校园新闻。一进门,他就好奇问我是怎么得到“小辉”的,我如实告诉了他。他近距离地观察了“小辉”,走的时候说:“这松鼠是山里的小主人,它们家族生活在山里的历史,比我们人类早几千万年。”校长是生物教师,我请教他怎么养松鼠。他笑笑说:“养松鼠不是我们老师的专长。”我听了,有点似懂非懂。

“小辉”在我寝室呆了四天,我发现它白天黑夜一样的安静,但食欲减了。多次喂它面包、花生,它闻了闻,没有动爪子。给它加餐,放上它喜欢吃的苹果香蕉,它也没兴趣。为了惹它好玩,我拿来一面小圆镜,让它看看自己漂亮帅气的脸蛋。我相信,“小辉”一生没有看到过自己的真容。但奇怪,面对小圆镜,它似乎不认识自己。隔着竹笼,茫然看了一会,就闭上了眼睛。

我决定放“小辉”回家。人在想家的时候经常无精打采想睡觉,我想松鼠与人一样。我让学生周末放学回家时把“小辉”带走。学生说:“松鼠有灵性,你在溪滩上把它放生,它自己就会跑到山上的家。”

第二天,我选择了好时辰在溪滩上放生“小辉”。基于这样考虑:让它熟悉我经常散步的这片溪滩,内心则希望“小辉”回到山上后,能常来溪滩上走走看看。“小辉”一出笼子,顷刻,精神抖擞。它在溪滩的草地上,像闻着什么,然后兴奋地竖起前爪,像人一样直立着,看我良久。我伸出右手去握它的前爪,它竟然像懂事的小孩,把前爪放在我手掌上。我看到它的眼睛有点湿润,像人一样充满情感。那一刻,我心里依依不舍。毫无疑问,“小辉”与我属于不同的世界。那里有它的家,它的生活,它的天地。我果断收回了手,“小辉”冷不丁地前爪落地,随即欢快地叫了一声,转身,如一阵风。再转身,然后,跃过一条溪流,消失在前面的树林。

许多年过去,溪滩上再也看不到“小辉”。但在梦里,我们经常见面。它鼻子上的毛白了许多,它的尾巴长了,它的耳朵肥了。而且,我相信它来过溪滩多次,它来的时候,我都在给孩子们上课。